

# 进退舍得

冷成金◎著

有一种境界叫

# 苏东坡

圆融境界 静安红尘

叁



014034123

I247.53

854

V3

# 进退舍得 叁

有一种境界叫

# 苏东坡



冷成金◎著

(本书由冷成金根据同名电视剧本改编。剧本原作者：冷成金、高东峰、冷鑫)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

北航

C1722289

I247.53  
854  
V3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有一种境界叫苏东坡. 3/冷成金著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 
2014. 3

ISBN 978-7-5502-2595-4

I. ①有… II. ①冷… III. ①传记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 
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07178号

## 有一种境界叫苏东坡. 3
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

责任编辑: 王 巍

封面设计: 王 鑫

版式设计: 李 萌

责任校对: 李 珊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
字数270千字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19印张

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2595-4

定价: 36.80元

---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 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



北航

C1722289

8876681 010-88876682



【目录】

- 
- 五十一 庐山参禅 · 001
- 五十二 知己 · 012
- 五十三 在路上 · 022
- 五十四 司马牛 · 036
- 五十五 党争 · 048
- 五十六 知制造 · 066
- 五十七 斗辽使 · 081
- 五十八 西园雅集 · 089
- 五十九 自请外放 · 102
- 六十 再莅杭州 · 116
- 六十一 安乐坊 · 127
- 六十二 苏堤 · 145
- 

## 【目录】

- 六十三 倾軋 · 162
- 六十四 兵部尚書 · 176
- 六十五 定州治軍 · 187
- 六十六 貶書連下 · 199
- 六十七 垂老投荒 · 212
- 六十八 王朝云 · 227
- 六十九 天涯行醫 · 242
- 七十 天下一家 · 257
- 七十一 域外淵明 · 272
- 七十二 巨星隕落 · 284



## 五十一 庐山参禅

司马光在洛阳，前后花了十九年时间修撰《资治通鉴》，如今终于完稿了。这部记载一千三百余年历史的编年史巨著，凝聚了司马光一生的心血，但他仍有一件心事未了。那就是眼看新法施行日久，危及民生社稷，他却无法向朝廷进言，为皇上分忧。如今他已满头白发老态龙钟、体衰力弱，特别是几年前一次中风，遗留下的腿疾，更令他行动不便。但他仍坚持要将书稿面呈神宗，希望借此重提他对于新法的建议，这样在有生之年，也算为国家君王尽忠了。

司马光叫儿子司马康、助手范祖禹整理好书稿，拿大箱子装好，自己坐着马车，不顾一路颠簸，风尘仆仆地赶到汴京。神宗正卧病在榻，听说司马光进献《资治通鉴》进京，连病都好了一半，立刻到睿思殿接见。

睿思殿里已摆满了大红木箱子，部分书稿已进呈书案之上。司马光一瘸一拐地进殿施礼参拜。神宗见司马光垂老之态，慌忙叫免礼赐座，动情地说：“司马公老了呀！朕的股肱之臣老了呀！”司马光感激不已，垂首叩谢。范祖禹和司马康在一旁也拭泪不止。神宗说：“司马公呕心沥血，才完成如此皇皇巨著，功德无量，这可是我大宋名垂青史的大事！”司马光拜谢道：“老臣资质驽钝，才庸学浅，不敢有负陛下钦赐书名之重托。如今书稿告竣，进呈朝廷，老臣死而无憾了！”神宗命内侍予以褒奖赏赐。

司马光正思忖着如何跟神宗提及变法之事，见神宗面带病容、精神不济，便问道：“陛下正值盛年，为何呈此病容？”神宗凄然长叹：“一言难



尽哪！举国上下之事，常令朕心力交瘁，故此大病了一场。”司马光忙进言说：“陛下勤政爱民，心系天下，可也要保重龙体呀！”神宗说：“新法是朕一生心血，如今施行多年，天下在肩，如泰山压顶，容不得朕有片刻懈怠啊。”司马光见神宗意志仍然坚定，一时难以说动，就把反对变法的心思暂且放下了。

王珪、蔡确听说司马光进京献书，一大早就进宫面见神宗，害怕圣心大悦，授之重任，就商议进宫试探虚实。二人进睿思殿来拜见过神宗，又向司马光施礼。王珪道：“君实一向可好？曾闻君实大病一场，奈何老夫公务在身，未能前去洛阳探视，请恕罪。”司马光素来不喜欢王珪的为人，见他故作亲热，冷冷地说：“多谢宰相垂爱，司马光尚能苟活而已。宰相日理万机，肩负天下，岂能因一废人而误苍生大事呢？相公能有此言，司马光已是受用匪浅啦！”

王珪见司马光语带讥讽，只得尴尬地赔笑。蔡确在一旁，见风声不对，过来圆场：“司马公成此巨著，功不可没呀！”司马光笑说：“若无圣上鼎力支持，焉有此书？若无同人呕心沥血，焉有此书？司马光不敢贪天功为己有啊！”蔡确无话可说，跟着王珪佯装翻阅书稿。

神宗翻看书稿，连连点头称赞。蔡确瞅着机会，不无谄媚地说：“司马公道德文章为本朝第一，苏轼虽然是当今文坛领袖，也未必能著如此鸿篇巨制。”王珪早提醒过蔡确，让他不要在神宗面前提及苏轼，以免圣心悯恻，又要把苏轼召回。这下蔡确拍马屁拍漏了嘴，当着司马光和神宗的面说到苏轼，王珪不禁连连叫苦，忙说：“他哪能跟君实相比呢！”

司马光冷笑道：“二位差矣！若苏子瞻担此重任，恐怕这样两部书都已完成了。”王珪说：“君实何以如此贬低自己啊？”司马光怒道：“自己贬了，就省得别人蛊惑圣上贬。你们一再贬低苏轼，但天下读书人却越来越把他视为文章泰斗。苏轼在黄州，文章道德日进千里，岂是你们贬损得了的？”说完从袖中掏出一卷文章来说：“陛下，这是苏轼在黄州所作《赤壁赋》，如今天下传抄，人人争诵，定成为我大宋空前绝后的千古不朽之作。请陛下御览。”

神宗见大臣争执，心中早烦了，忙止住争吵，拿《赤壁赋》读罢，不禁拍着书案赞叹道：“好个苏轼，真是大手笔，不愧为文章泰斗！前不久误传苏轼已死，后来读到他的《念奴娇》词，让朕的病几乎好了一半。如今这《赤壁赋》更胜一筹，朕的病要完全好了。”说完，神采飞扬。王珪见司马光故意提及苏轼，知道他是有备而来，忙对神宗说：“苏轼素来矜才使气，谤毁新法，圣上贬他到黄州，就是让他戒除骄浮之气，慎言慎行，这也是圣上爱才之心哪！”

司马光见他巧舌诡辩，大怒道：“王珪！人称你三旨宰相，果真名副其实！苏轼秉忠报国，尽心民事，岂是你等乡愿宵小之徒可以理解的？你只会庸碌为官，把苏轼排斥朝外，是怕他回朝坏了你宰相的位子吧！”

王珪气得连连咳嗽，答不出话来。神宗问道：“王珪，这《赤壁赋》天下争诵，人人皆知，唯独朕不知道。你身为宰相，有如此好的文章，如何不进呈给朕？”王珪支支吾吾，愈加猛烈地咳嗽，不知是老来病重，还是借咳嗽掩饰内心的慌乱？蔡确在一旁吓得不敢说话。司马光说：“宰相大人要保重啊，苏轼还有好文章等你呈递呢！”

神宗语重心长地说：“王珪啊，自从苏轼被贬以来，朕曾三次欲用苏轼，第一次朕欲擢他为国史编修，你推荐了曾巩，现在曾巩已病故两年了；第二次，朕欲擢他为江宁太守，你们却说边境有事，好，朕也就只顾边境之事了；这第三次，朕欲擢他为江州太平观，你为何还没有为朕拟旨啊？今日你说说，是你不同意呢，还是翰林学士院的李定从中作梗啊？”

王珪吓得浑身打战道：“陛下，天下乃陛下之天下，圣上要任用谁岂是臣子所能干预的？臣等曾研究过苏轼的生辰八字，与任用太平观命格不合。”

神宗发怒道：“哼！岂可以生辰不合而废用人才！”王珪惶惶低头，连连应承：“臣这就去翰林院拟旨。”神宗说：“不必了。朕要亲自拟旨。调任苏轼为汝州团练副使。”汝州靠近京畿，这明显是将要擢升重用之意。王珪此时也不敢再找借口搪塞，忙说：“陛下英明，臣等遵旨。”

神宗冷笑道：“王珪，你遵旨倒快！曾有人对朕说，汴京人给你编了一





首歌谣，你知道？”王珪遍体流汗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老臣……不知。”神宗说：“汴京人说你是三旨不离口，背后下狠手，表面善拍马，实是大奸猾。”神宗旁边的张茂则都忍不住地冷笑。

王珪吓得面如土色，跪倒在地连连磕头，声泪俱下地哭诉：“陛下，老臣陪陛下读书多年，虽非有才，但忠心尚在；承蒙圣恩，重用为相，从来不敢越雷池一步。陛下明察，司马光刚一回朝，就要结党反对新法，故而劝陛下重用苏轼。陛下，老臣是为新法大业，大宋社稷着想啊！”

神宗长叹一声：“王珪，让朕说你什么好啊！是你一直排挤司马光、苏轼、吕公著等人，朕是明白的，朕不是昏君！你在朕面前说恭维话，说好听的话，朕不怪你。但你为什么就是不说实话，有用的话？若是司马光、苏轼在朝，朕会招致永乐之耻吗？是你们使朕受辱，屡屡出错！朕不是昏君，如今却要担昏君之名！”神宗情绪激动，不禁触动病体，猛烈地咳嗽起来。张茂则急忙过来捶背。

司马光不发一言，看来圣上擢用苏轼的心意已决，自己不必多费唇舌了。神宗稍稍平静下来，对王珪说：“王珪，你也是朕的老师，朕不追究你的责任，因为朕还要给天下读书人做个尊师重教的好样子。可你不能有恃无恐，好自为之吧。”说完摆摆手示意王珪退下。王珪失魂落魄，缓缓退出殿外。蔡确狼狈地在一旁扶着。王珪步履蹒跚、目光灰暗，突然猛地吐出一口鲜血来，口中嗫嚅着：“完了！完了！”蔡确连忙把他扶回去休息。

苏轼在黄州已进入第五个年头。开春后，东坡上的麦子长势喜人，苏轼依然每天下地劳作，回到家或是去救儿会帮助朝云照顾婴孩，或是在书房读书，督促两个儿子作诗习文。苏迨、苏过已经长大了，跟随父亲和哥哥在黄州，粗食淡饭，亲事耕稼，早已明白安贫乐道的真谛，现在成长为敦厚好学的读书人了。王闰之跟着苏轼饱经忧患，人虽显得老了，但心中宁静安闲，再无一句怨言。苏轼觉得家和人闲，内心万分满足。农事闲时，就到江中垂钓，偶尔钓到几尾鲜鱼，便拿回家亲自烹煮，与巢谷对酌几杯。



江中春水大涨的时候，徐君猷带着朝廷量移汝州的诏令来拜访苏轼，告诉他圣上同时还授予苏迈饶州德兴县尉的官职。苏轼摆下浊醪款待徐君猷。徐君猷举杯说：“徐某宦游半生，能与子瞻同治黄州，实在是三生有幸。如今子瞻奉旨北归，必定受到重用，可以脱离苦厄，重振羽翼了。”苏轼摇摇头笑着说：“徐公客气了。苏某当初获罪至黄，不以为忧，今日蒙恩别黄，不以为喜，万事已不必萦绕胸中。五年来多蒙太守照应，苏某感激不尽，除了这一杯水酒也无可报答啊。”说完，一饮而尽。徐君猷说：“子瞻胸怀之旷达，实在令老夫敬仰。如今且收拾行装，等离别之日，老夫必定亲来饯别。”苏轼感激不已，又连连敬酒，还把救儿会及雪堂、东坡等田产交由太守代为掌管，请他料理一切。徐君猷欣然应允。

第二天，苏轼邀请众位好友来雪堂相聚，陈慥和柳氏、潘丙、佛印、参寥和善济等人都来道贺。苏轼举起酒杯哽咽道：“诸位，圣上下旨，调任我为汝州团练副使，不日就要启程离开黄州了。转眼来黄州已五年了。黄州是我的祸，也是我的福。祸，在于黄州是我的患难之地，日子过得艰难；福，在于我虽然艰难，却能喜获诸位的高情厚意。来，诸位，苏某谢谢你们，先干为敬！”

陈慥举酒说：“恭喜子瞻兄，汝州与京城近在咫尺，陛下此意是要重用子瞻啊！”

苏轼又饮了一杯，接着说：“不瞒诸位，五年前来黄州，我日日都想离开。如今我却不想离开，真的不想离开。这雪堂、这临皋亭、这东坡，是我亲手所建，亲手所种，我怎么愿意舍弃荒废它们呢？可惜啊，放旷如苏某，也不能免俗，不能违抗圣命，只能身不由己，随波逐流而去。不说这些了，来，我再敬诸位，多谢诸位在苏某危难之际真情相助！我当永志不忘！”

众人都满怀惆怅，举杯回敬。参寥独自念经默诵，为苏轼祈祷。佛印却大笑说：“子瞻兄来黄州五年，所作奇诗妙文无数，功德无量，正得益于此地山水秀丽、民风淳朴，子瞻何不谢谢它们？”苏轼举杯大笑：“佛印大师说得对！苏某受此磨难，如今文人也做得、农夫也做得，正是黄州赐我之福



啊！”说罢起身沥酒于地，望着这熟悉的江山，自己亲手耕种的土地，亲手栽种的树木，恋恋不舍。

善济合十顶礼道：“阿弥陀佛。苏施主在黄州亲事农桑，救助婴孩，五年间功德圆满。如今离去，实在可喜可贺，愿苏施主此去珍重！”苏轼也屈身答礼，举着酒杯，深情地望着雪堂，又环视众人，缓缓地唱出一首词来：

“归去来兮，吾归何处？万里家在岷峨。百年强半，来日苦无多。坐见黄州再闰，儿童尽，楚语吴歌。山中友，鸡豚社酒，相劝老东坡。

云何？当此去，人生底事，来往如梭。待闲看，秋风洛水清波。好在堂前细柳，应念我，莫剪柔柯。仍传语，江南父老，时与晒渔蓑。”

众人倚声相和，余响不绝。

终于要到离别的时候。因为诏命并没有严责到汝州的期限，苏轼决定走水路，沿江东下，再北上运河到京师，正好苏迈也从水路上任。苏轼一家已收拾妥当，将行李搬到船上，又一一与众人作别。徐君猷也如约前来，饮酒饯别。陈慥、潘丙坚持要送苏轼到九江，参寥也说：“此去经过庐山东林寺，正好可以拜访常总禅师，不如我和佛印一同送子瞻到庐山吧！”苏轼也正想借此机会游赏庐山，就很高兴地答应了。

向众人拜别后，大船缓缓顺江而下。苏轼站在船头，望着岸边的徐君猷，还有黄州的山山水水，心中感慨不已。

船行不一会儿，江岸上突然涌出许多乡民来，跪在岸边朝江中拜谢，他们的婴孩因为苏轼的救儿会而得以存活。他们听说苏轼即将离开黄州，不约而同地来到江边相送。那些婴孩如今长大了，被大人抱在手里，也学着挥手告别。

苏轼立在船头，泪流满面，挥手与他们作别，一直到船行渐远，再也看不到江岸为止。

春水接天，好风轻快，大船顺流而下，很快就要出黄州地界了。沿途青山绵延相送，正似黄州人一样多情。黄昏时分，苏轼伫立船尾，向西眺望，黄

州已隐没在一片苍茫暮色之中。隐隐有鼓角之声，与江水起伏相和，似乎在为他吹奏离别之曲。

苏轼不禁潸然泪下。参寥过来安慰道：“万物因缘和合，子瞻兄不必伤感。好在庐山近在咫尺，东、西林寺又是千年古刹，不可不访。明日若风帆饱满，半日即可到达。还是早点休息吧。”陈慥说：“子瞻兄学识渊博，就给我们讲讲这古刹的渊源历史吧！”苏轼来到舱中，与众人同坐，缓缓说道：“这西林寺建于庐山香炉峰下，是东晋道安的弟子慧远所建，依山建寺，以寺为园，极尽园林之美，首开园林寺院的先河，在当时名声极大；五年后，江州刺史在其东再建一寺，名曰东林寺，请慧远大师在寺中讲法，东林寺就成了净土宗的发源地，西林寺的名声反而渐渐地埋没了。”佛印说：“贫僧还听说，现在住持东林寺的常总禅师是七百年前慧远和尚的肉身，佛法甚是了得，这次定要一见。”巢谷说：“好啊，游山玩水，参禅悟道，子瞻兄就会把什么离别伤感全忘了。”

苏轼笑说：“子由赴任筠州，先游过庐山，写信告诉我庐山的风景奇绝，真令我向往良久。现在有机会亲自来游，一定要饱览一番。我还想顺道去筠州看望子由，我们已有几年没见面了。所以我想将船和行李留在九江驿，劳烦季常兄为我照管，待我从筠州返回再起程。”陈慥说：“子瞻兄尽管放心，这样我还可以与你多相处一段时间，以后要见面可就难了。”

第二天，船很快到了九江，远远望见庐山，只见神奇俊伟，令人神往。一行人入山来，四处指点，美景胜迹令人目不暇接。清流回旋左右，一路相伴，直到山深处。不久，望见一条飞瀑凌空而下，溅沫四射，气势极为壮观，正如李白描绘的一样，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。苏轼笑着对众人说：“唐徐凝有诗云‘一条界破青山色’，尘陋浅俗至极，不知白乐天为何这么欣赏这句诗。如今我亲眼见了庐山的瀑布，倒要为此正名才行。”陈慥说：“想必诗已经有了？”苏轼笑着吟道：“帝遣银河一派垂，古来唯有谪仙词。飞流溅沫知多少，不与徐凝洗恶诗。”佛印说：“到了这庐山当中，子瞻兄的诗思怕是要停不住了。”



经过一条山谷，渐渐听到山间寺院的钟声，跨过一道小溪，便是传说中送客不过的虎溪。不久，东林寺就出现在眼前。一行人到寺中来，常总禅师已在山门相迎，吩咐执事僧奉茶上来。众人拜见过后，品起寺中清茶，真是别有滋味。苏轼问道：“长老如何知道苏某要来？”常总禅师笑着说：“老衲得知居士离开黄州，必定从山下经过。以居士的性情，岂有不上山来的道理？况且诸位光临，实在是东林寺的一件盛事，也是我东林寺的福缘啊。”苏轼忙答礼道：“不敢不敢，长老太夸奖我们了。”

常总禅师忽然向苏轼一拜，说：“居士天资超逸，如今有缘来到敝寺，老衲有一事相求，不知能不能劳烦居士？”苏轼忙回拜说：“苏轼不敢受长老大礼。长老只管说来，苏某敢不效命。”

常总禅师忙请苏轼坐下，慢慢地说：“七百年前，慧远大师首开东林寺，曾预言说，‘七百年后有肉身大士革吾道场’。四年前，当今圣上敕令将东林寺改为东林太平兴国禅院，还让贫僧来住持。此时离慧远大师圆寂恰好七百年。后来有人在书上看到了慧远大师的那段话，就说贫僧是慧远大师的肉身，闹得沸沸扬扬，其实不过是巧合。”

参寥合十顶礼道：“是不是肉身皆是妄，而长老佛法精深却是真。”常总禅师谦虚地说：“阿弥陀佛。参寥师傅前半句是实，后半句是妄。”佛印嚷嚷道：“不要说什么妄不妄了，不知长老要让东坡先生做什么？”

见常总禅师面露难色，苏轼忙拱手道：“长老有何吩咐尽管直说，只要苏轼力所能及，定当遵命。”常总禅师起身将苏轼引到内殿一面墙前，指着墙上挂着的画像说：“苏居士请看，这墙上挂着慧远大师的像，却无题赞。不过，七百年来，也无人配得写题赞。今日东坡居士光临，是慧远大师的题赞之日到了。老衲不能枉受慧远大师的肉身之名，故冒昧劳烦居士为慧远大师求一题赞。”

苏轼拱手辞让说：“长老抬举苏轼了。我怎敢唐突东林祖师！”常总禅师弯腰施礼道：“居士若是不肯写这题赞，天下就无人能写了。老衲再给居士施礼了！”佛印和参寥在一旁都急了，都来催苏轼。苏轼为难之下，推辞不得，笑

道：“既是长老有命，苏某就献拙了。唐突祖师之处，还望见谅。不过，长老可要陪我彻夜讲论佛法啊。”

常总禅师笑着答应，忙令执事僧端上笔墨来。苏轼挥笔写道：

东林第一代慧远禅师真赞

忠臣不畏死，故能立天下之大事。勇士不顾生，故能立天下之大名。是人于道亦未也，特以义重而身轻。然犹所立如此，而况于出三界，了万法，不生不老，不病不死，应物而无情者乎？

堂堂总公，僧中之龙。呼吸为云，噫欠为风。且置是事，聊观其一戏。盖将拊掌。

谈笑不起于坐，而使庐山之下，化为梵释龙天之宫。

常总禅师看罢赞叹不已，但又推说：“只是不该提到老衲啊。”苏轼笑道：“长老既是慧远大师七百年后的肉身，岂能不赞？赞的不是长老，是慧远大师啊！”常总禅师大笑，请苏轼一行人到禅房安歇，又奉上斋饭。到晚上，常总禅师又与苏轼等人秉烛畅谈，彻夜不眠。

入夜后的东林寺，钟磬消歇，只有山泉汨汨，流淌不绝。苏轼与常总禅师谈禅，叹服道：“与长老一宵之谈，几有脱胎换骨之感。”参寥也说：“长老佛法，世所罕见。”佛印也跟着说：“佛印本打算取笑长老的，却险些被长老取笑了。”

常总禅师大笑道：“诸位都是有缘人，今日畅谈尽意，也算老衲尽地主之谊了。苏居士，一定会有妙偈令人解颐吧？”苏轼朗声吟道：“溪声便是广长舌，山色岂非清静身。夜来八万四千偈，他日如何举似人。”此偈以耳边眼前的溪声、山色譬喻佛法，绝妙贴切；禅机只可意会心悟，而无法用言语表达其妙处，所以说“他日如何举似人”。常总禅师不禁赞叹说：“好偈子。老衲惭愧得紧。一宵之论，胜过诸位处其实不多。”苏轼笑说：“长老过谦了。佛门中人，实不必在口舌上争长短。”

常总禅师点头道：“东坡居士所言极是。不过，佛理禅机，不辩不明。老衲虚名在外，其实无学。西林寺的玉泉皓禅师，才是真正的得道高僧。”众



人以为常总禅师已是庐山有道高僧，没想到庐山之中更有奇人，急忙追问。常总禅师悠悠地说：“不过玉泉皓禅师常年闭关，非有缘人不见。诸位得缘至此，老衲自当为诸位引见。”苏轼等拜谢不已，用过斋饭，便向西林寺走去。

两寺相隔不远，但在深山之中，山径蜿蜒回旋，苏轼等感觉仿佛走了很远的路一样。常总将苏轼等人带到玉泉皓禅师的禅房外，隔门轻声说道：“玉泉皓禅师，门外有人求见。”玉泉皓禅师问是何人。苏轼拱手答道：“一介小官。”

玉泉皓禅师反问：“尊官高姓？”

苏轼答道：“姓秤，乃称天下长老的秤！”

玉泉皓禅师大喝一声：“咄！且道这一喝重多少？”

参寥与佛印面面相觑。苏轼也答不上来，只好黯然退出来。常总禅师愕然不已，也只好将众人带出禅房。

苏轼四人走出西林寺，对着寺门一面石壁发呆。这时禅房门忽然打开，身形奇异的玉泉皓禅师走了出来。苏轼见了，不由得一惊，赶忙屈身施礼。

玉泉皓禅师合十说道：“施主称得天下，何必要称一喝！”那声音如洪钟震响，回荡山谷。

苏轼愈觉惊讶，深作一揖。玉泉皓禅师再也不说什么，退回禅房，把门关上了。

苏轼眺望着秀丽奇峭的庐山，默念着禅师的那几句话，忽然开悟似的对常总禅师说：“长老，借笔墨一用。”身边的小和尚捧着笔墨上来。苏轼挽袖蘸墨，就在石壁上欣然写道：

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

近乎奇遇似的庐山一游，禅悟的刹那间激动，已令苏轼感到不虚此行，也就不必再去游赏西林的风光了。苏轼朝寺门拜了两拜，就下山去了。回望庐山，云烟依旧，苏轼却觉得心胸豁然明朗了许多！

回到九江驿，苏轼劳烦陈慥、参寥和佛印留在驿站照看行李物件，自己带着家人和巢谷上船往筠州去了。筠州在洪州的西南边，他们乘船越过鄱阳湖，再溯赣江而上，很快就到达洪州城，再从洪州转走陆路到筠州。一路上



苏轼心情激动，自从子由送家眷到黄州一别之后，由于身为羈押罪官，不能私出州境，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。虽然相隔不远，常有书信相通，但思念之情还是抑制不住。如今自己蒙恩量移汝州，离子由就更远了，不知他何时也能遇赦北归呢？子由任筠州酒监，公务琐屑繁忙，不知生活过得怎么样。想得越多，心情越复杂，王闰之和朝云都过来安慰苏轼：“好在筠州不远，马上就能见到亲人面了！”

与 咸 二 十 五





## 五十二 知己

苏辙贬到筠州监酒税，其实就是掌管官方酒务和盐务。因为一些地方政府禁止民间私自酿酒贩盐，所以开设公营酒监榷场。这差事可不像听起来那么轻松，盐酒由官方转输过来，得依靠车马运回公仓。筠州地处偏僻，酒监没多少人手，苏辙只好跟女婿王适像民夫似的把一袋袋盐、一坛坛酒卸下来。盐酒收入得造册登记，以备上级长官随时查阅勘验，所以事无巨细，苏辙都得亲自做，每天忙得如同街铺里的掌柜。

这一日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苏辙与王适已在搬运盐酒了。苏辙年纪大了，力气不济，搬一会儿就气喘吁吁。王适忙拦着苏辙说：“岳父歇会儿吧，我来搬。”说着就驮起一大袋盐搬进屋去。苏辙坐在一边，喘着气说：“这些年来，多亏贤婿在我身边相助。老夫算了一笔账，日运盐酒两千斤，五年下来，你我共运三百六十五万斤。账怕细算，若堆于面前，尤似一座山哪！五年背了一座山，再用这双手把三百六十五万斤一点点地卖给筠州的百姓，真了不起。”王适搬完最后一袋盐，拍拍身上的尘土，憨厚地笑着说：“读书人干活十不顶一，可习惯了，同样顶个壮劳力。就是一座山，也能搬走。”说完搓着长满老茧的手又去搬酒坛子。

苏辙也过来帮忙，笑着说：“所言甚合吾意。或许，命中就该背这样一座山吧，所谓磨难，大抵如是。”王适擦着汗说：“好在这种日子快过去了，伯父内徙汝州，就是个信号。”

苏辙点点头，若有所思。他早已得信获知哥哥要来，心中激动不已，但